

WORLD FAMOUS FICTIONS

妥木宗斯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HENRY FIELDING 著

伍光建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29  
WORLD FAMOUS FICTIONS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By  
**HENRY FIELDING**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by  
**WOO KWANG K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1934

(一二五六五)  
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

安 木 宗 斯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Henry Fielding

選 譯 者 伍 光 建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本書校對者  
馮錢  
寶兆  
武駱)

## 斐勒丁傳略

斐勒丁 (Henry Fielding) 是一七〇七至一七五四年間人，原是貴族的後裔，在伊吞 (Eton) 學校及來丁 (Leyden) 學校讀書，曾學法律。初時以製劇爲生，並不行時。到了一七三六年他製了幾本戲，毫不客氣的簡直批評當時政界的賄賂公行，卻很行時。一七三七年，政府頒行檢查劇本條例，同時並限制戲園數目，斐勒丁從此不製劇了，只好撰小說。他的約瑟安德魯傳 (Joseph Andrews)，是一七四二年出版的；他的大偉人威立特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是一七四三年出版的。一七四九年他的安木宗斯 (Tom Jones) 出版，越二年他的亞米利亞 (Amelia) 出版，以安木宗斯爲最出名，亞米利亞次之；這兩部都是很長的小說，譯出漢文每種總有好幾十萬字。他爲人慈祥慷慨，深知人情世故，他勞於著書，好酒食徵逐，往往熬夜，遂不永其年。他所著的亞米利亞頗有很深的潛力及於薩克萊 (Thackeray)。

我今選譯安木宗斯。哥爾利治 (Coleridge) 說，以關目論以“Oedipus Tyrannus, The Alchemist”及安木宗斯爲最完備。拉穆 (Lamb) 說安木宗斯的由心坎裏發出來的鬨堂大笑，能掃清沉悶的空氣。黑因 (Hearne) 說英國文學始終未有勝過斐勒丁的最好著作。大歷史家吉本 (Gibbon) 恭維安木宗斯恭維得很有趣。他敘他自己的世系，連類說及他人的世系。他說世上以孔夫子的世系爲最

源遠流長，何止俎豆千秋。歐羅巴以哈布斯堡(Hapsburg)族爲最高貴，追溯其有名的遠祖，也不過八萬二千年，這一族有兩支，榮枯很不同，有一支的後裔做到日耳曼帝及西班牙王(指查理第五——譯者注。)有一支分到英國，有一個後裔就是斐勒丁(近代有人說他不是這一支的後裔)。查理第五是個大皇帝，很可以藐視在英國的遠支兄弟們，但是等到亞斯古拉(Escural)宮及奧大利帝國滅亡之後，斐勒丁的妥木宗斯還是長存於世的。

妥木宗斯專寫一個少年人的錯誤，他的得失，他的愛憎，他的苦樂；他是個蕩子，好酒好賭，墮落到當一個半老徐娘的姘夫，很無恥的受她的津貼，受她的豢養；他卻是勇敢慷慨，光明磊落，真是一個男子漢，知過能改，又是一個極有良心的人。這部小說裏頭有許多人，最要緊的就是男英雄妥木宗斯，女英雄素斐亞(Sophia)，僞君子比菲爾(Blifil)，特華康(Thwackum)牧師，假道學方先生(Square)，還有很有趣的威士托晤(Western)鄉紳。可惜這樣一部好小說當日只賣了七百鎊。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大暑日伍光建記

# 安木宗斯

## 第一卷 棄兒的誕生

### 第二回 鄉紳阿爾和特

話說英國的西部有一州名索木西州(Somersetshire)，新近住在那裏的有一個人，名阿爾和特 (Allworthy)，這個人的天賦既厚，命運又好；因為天賦及命運好像互相競爭，看誰賜他最多的幸福及最多的財富。有些人看來，好像是天得勝，因為天賜他許多福；命運只有權給他一樣好處；但是她（指司命運的女神。——譯者註）給他這樣好處給得很多，於是就有許多人以為單獨這一種好處不止抵得許多天所賜與他享受的各種幸福。他所得於天的是一副悅人的面目，一個康健的身體，一宗結實的知識，一個

慈祥的心；命運神注定他承繼國裏的諸多最大產業之一。

這個鄉紳當少年時就娶了一個最有德性又是最美貌的女人，他極其愛她；生了三個子女，都夭亡了。他不幸喪妻，約在我們這部小說起首的前五年。這樣的喪失，雖然重大，他卻同一個有知識有節義的人一樣，卻能忍受：我們卻要承認，他對於這件事，往往說多少古怪話，因為有時他說他當自己還是有妻的人，當他的夫人不過先走些，他必定也要跟着她走這條路，不過遲早之間罷了；他還說他毫不懷疑的要同她再見面，在那個地方見面之後，永遠不再同她分手的了。

他現在居多在鄉下歸隱，同他的一個妹妹同住，他很親愛他這個妹妹。這個女人現在多少過了三十年，好說壞話的人以為女人到了這個年紀，就可以正當的稱為老姑娘了。讀者說到這種樣的女人居多說她的德性，不說她的美貌，女人們大概都稱這樣的女人做一種很好的女人——凡是女讀者所願意認識的好女人，也不過這樣。（這是作者譏刺女人，不願意稱讚其他女人美貌，這種說話就是我們中國人所稱皮裏陽秋的話。——譯者註）她自己很不懊悔她不美，所以她一談到這樣的美德（倘若能夠稱為美德）無有不帶點藐視意思；她還往往謝上帝，她不如某小

姐那樣美，這個小姐因為美貌很許被美貌引入錯路，她若是不那樣美，也許可以倖免。阿爾和特的妹妹名比列吉(Bridget) 概念一個女人的美貌不過是羅網，害自己兼害他人；她的行為是很小心的，很多避忌的，他的審慎無時不在那裏防範，好樣她要防範為網羅全數女人而設的機械。(這一連好幾句話把阿爾和特小姐挖苦透了，作者善用這樣譏刺文章。——譯者註)

### 第三回 得着一個棄兒

阿爾和特因為有很要緊的事，住在倫敦足有三個月，我卻不曉得是什麼事，在好幾年裏頭他並未離開鄉下一個月的，這次耽擱這許久，我就曉得是有要緊事。有一天晚上他很遲的才回到家來，同他的妹妹吃了夜飯，並不耽擱許久，覺得很勞頓就回到臥房。他跪在地下祈禱幾分鐘工夫(這是他的習慣，無論怎樣是不肯破例的)，他正在要上床，誰知一打開被，很詫異的看見一個嬰孩包在粗的竹布裏，在他的被窩裏頭酣睡。他一看見，很驚訝了幾時；但是他的好脾氣常在他心裏居於優勝地位，他不久就被憐憫所動，可憐眼前這個小小的可憐蟲。他於是搖鈴吩咐一

個年老的女僕，立刻起床，到他這裏來；嬰孩熟睡常表現良善的美，表現生機活潑的色彩，當下他在那裏很熱心的注視這樣的美，他全副精神都用在嬰孩身上，他想不到當女僕進屋的時候，他只穿了無褲子睡衣。（作者喜歡寫這樣令人發笑的情景。——譯者註）女僕卻給她的主人足夠的時光穿衣服；因為她恭敬她的主人，又要顧到體統，她就在鏡子前面費了幾分鐘工夫，理她的頭髮，（這是雙管齊下的筆墨，並描寫這個老年女僕，還是顧影自憐的，作者又善用這種筆墨。——譯者註。）無論男僕怎樣催她，即使她的主人猝然中風，倒地快死，或得了其他暴病，她還是要照鏡的。

等到狄坡拉（Deborah 女僕名。——譯者註）回到屋裏的時候，她的主人告訴她看見這個嬰孩，她的驚愕，比他的利害得多；她禁不住大驚大喊的說道，“我的好主人，怎樣辦呀？”阿爾和特答稱，今晚你得照應這個孩子，到了天亮，他就吩咐人找一個奶媽。她說道，“主人，是的，我盼望你發出一張拘票，拘拏生這個孩子的淫婦（因為這個淫婦必定在鄰近地方），我很願意看見她拘送到布賴維爾 Bridewell（地名，有監獄。——譯者註）拖在車後鞭打她。這樣的惡淫婦必定要嚴辦的。我看她這樣大膽無禮，當這個孩子是主人你的，我敢保這不是她初生的孩子。”阿爾和特答道，“狄坡拉，她賴是我的孩子麼！我不能想她有這樣的用意。

我猜她用這個方法，不過是要我撫養這個孩子；她既未用更不好的方法，我卻是真高興”（這是描寫這個鄉紳的慈善。——譯者注）狄坡拉說道，“這樣的惡娼婦自己犯了罪，反嫁禍於好人，我不曉得還有比這樣更不好的事；主人，你雖然曉得你自己是無辜的，卻要曉得世人是要批評的；有許多老實人做了並不是他所生的兒女的父親；倘若主人你撫養這個孩子，世人更可以容易相信這孩子是你的了；況且本區地方不能不撫養這個孩子，主人爲什麼要自己撫養呢？……”

假使阿爾和特認真留心聽她的這一番說話，其中有幾句傷人的話，也許會得罪他的；好在這個時候嬰孩的手輕輕的抓住他的一隻手指，好像是哀求他保護，誠然比狄坡拉的辭令動人得多（批評家說斐勒丁的文章最能動人，最能得人的感情，觀此益信。——譯者注）即使她說得加十倍的力量，也是枉然。阿爾和特現在給狄坡拉以切實的命令，要她把嬰孩放在她自己床上，喊醒一個女僕預備麵包糊或牛奶糊及其他各物，以便孩子醒時應用。他又吩咐明天一早預備好正當衣服，只要他自己一起來，就得抱孩子來見他。

#### 第四回 比列吉得了一分厚禮

到了早上，阿爾和特同他的妹妹比列吉見過常禮之後，茶已倒好了，他喊女僕威爾金奶奶（Mrs. Wilkins即狄坡拉。——譯者註）來，他就告訴他的妹妹，他有一件禮物

送給她；她就謝謝他，我猜她以為是一件外衣，不然就是身上用的裝飾品。他是常送她這樣禮物的：她因為要使他歡喜，很費些工夫打扮自己。我說的是她要使他歡喜，我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因為她常說她最看不起穿好衣服，也看不起好扮的女人。

倘若她存了這樣的希望，她卻大失所望了，因為威爾金奶奶奉行她主人的命令，抱出那個小孩來！我們已經說過，大驚會說不出話來的；比列吉小姐這時候也說不出話來，等她的哥哥開口，把全段故事告訴她，這是讀者已經曉得的，作者不必再說了。

〔威爾金奶奶疑心本村一個女子珍奈宗斯 (Jenny Jones) 是那個嬰孩的母親，經阿爾和特審問一番，這個女子果然受認了，卻堅決不肯供出誰是這個孩子的父親，只說將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比列吉小姐不久嫁了一個小武官，名比菲爾 Bilfil 這就結束第一卷。——註者註〕

### 第三卷 棄兒的教育

#### 第八回 宗斯賣馬

讀者要還可以記得阿爾和特給安木宗斯（這就是那個小嬰孩的名字。——譯者註）一匹小馬，作為他以爲他無享受懲的賠償。

安木養這匹馬大半年，後來騎往鄰近的市集，賣了這匹馬。

他回來的時候特華康 (Thwackum 是安木及比菲爾的兒子小比菲爾教宗教的先生。——譯者註) 問他賣馬的錢那裏去了，他坦白的說，他不告訴他。

特華康說道，“好嗎，你不肯告訴我麼！我打你的屁股就打出來了；”他每逢懷疑，要得真消息，總是打屁股。

於是叫一個下人背着安木，全預備好了，要執行這樣的刑法，不料阿爾和特走進屋來，放了這個犯人，暫緩行刑，拉他進別一屋子；這時候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就用方才特華康所問的話問他。

安木答稱，他的本分使他不能不答；但是對於那個行暴的無賴，他不肯用口答他，只能用一條木棍答他，他希望不久就能夠報復他所受於他的全數虐待。

阿爾和特很嚴厲的訓斥安木，誠他不要用這樣不成體統與不恭不敬的話，對付他的先生；尤其不該說存心要報復。他恐嚇安木，倘若再聽見他說這樣的話，他就完全不喜歡他了；他說他絕不願意扶助一個自願暴棄的人，或以友誼相待這樣的人……

安木答道，“我的恩人，我其實最愛你最恭敬你：我曉得我受你的大恩，假使我思維我的心是能夠忘恩負義的，我會厭惡我自己。假使你給我的那匹小馬能夠說話，我敢說他能告訴你，我多麼喜歡你的禮物；因為我雖喜歡騎他，我尤其喜歡餵他。我老實告訴你，我賣了他，我的心是很難過的；我若不是因為一件特別事故，無論怎樣，我是不肯賣他的。你若設身處地，我深信你也會賣他的；因為我曉得無論什麼人都不如你那樣心慈，覺得他人的不幸。

假使你以為是你自己使他們受困難的，你該覺得怎樣呀？先生呀，世人所受的困苦，絕無比他們所受的更利害。”阿爾和特說道，“孩子，你說的是誰，誰受困苦？”安木答道，“先生，就是你的管獸苑人，和他的全眷，自從你關他走之後，受饑寒的痛苦，快要死啦。我忍不住眼見這幾個可憐蟲凍餒，同時我曉得他們受痛苦，是由我而起。先生，我不能忍；我實在是忍不住了。”說到這裏安木滴淚，又往前說道：“我雖然很寶貴你所送我的馬，我因為要救他們，不使他們絕食而死，我才賣馬的：我賣馬是因為他們，把賣價全數都給了他們，一文不少。”

阿爾和特聽了這番話，有一會之站在那裏不響，他還未說話，眼中也先流淚了。後來他輕輕的責備他幾句，就打發他走了，還告訴他以後若遇有這樣困苦的事，不要用這樣異常的方法救濟，不如來同他商量。（這是描寫阿爾和特及安木的慈心——譯者註）

#### 第四卷 一年的經過

##### 第二回 素斐亞

〔譯者在這裏要聲明斐勒丁這部小說，分若干卷，每卷若干回，每卷開篇，都有一篇序，發各式各樣的議論。這第四卷第二回是專寫本書女英雄素斐亞（Sophia），用尤為絢爛的文章介紹她於讀者。〕

讀者屏息，不要呼出更為粗俗的氣來。我請司風的異教的神不如把喧譁的掌北風（Boreas）的神的躁暴的手脚，及痛入肌膚掌東風（Eurus）的神的尖利刺耳聲音，都用鐵鏈鎖起來。請怡人的掌和風或西風（Zephyrus）的神，從香床起來，升於西方，帶領那許多和風，他們的許多迷

人之處從可愛的花神 (Flora) 的屋裏，喚她出來。花神是六月初一生日，那一天她用珠露薰香了那個穿鬆衣的如花乍放的姑娘，她在青草場上草輕輕拖着長衣遊行，凡是花見了她都要起來，對她行禮，等到全片草地都着了各種顏色，顏色與香氣競爭，看誰能夠使她最歡樂。

她現在出現是可以迷人的；你們和歌的鳥類，即使是罕得爾 (Handel) 的音樂也不能賽過你們的最悅耳的聲調，調好你們的和諧嗓子，慶賀她出台。你們的音樂是由愛情發生的，亦由愛情回轉。可愛的素斐亞出台啦，凡是天所能夠裝扮她的全數迷人之處，無不全有，天所裝飾她的就是美貌，少年，活潑，良善，謙和，溫柔；從她的兩片玫瑰唇噴出來的都是香氣，從她的閃光的兩眼出來的，都是射人的光亮，凡是愛人見了，都要喚起柔情。

素斐亞是威士托唔 (Western 也是那裏的一個鄉紳。——譯者註) 的獨女，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女子，略比中人高些。她的身形不獨合度，而且極其細緻；她的兩膀是很合比例的(即謂不長不短，不肥不瘦。——譯者註)我們就可以曉得她的兩足也是極其相稱的。她的頭髮黑而長，長至身腰，後來剪短些，以合當時的風尚；現在是鬆起來垂在脖子上，鬆得很好看，只有不多的幾個人能相信是她自己的頭髮。假若妒忌能夠在她的面上，找出任何一部分，不值得如其他部分那樣可以讚美的，妒忌或者可以想到她的額若可以略高些，也還不至於令她不好看。她的兩眉豐滿而平均，彎得很好，非人力所能倣效的。她的兩眼黑而有光，無論她怎樣柔和，也不能滅了這樣的光。她的鼻子是準確

的齊整，她口內有兩排其白如象牙的牙齒，她的口剛好適合於約翰沙格林爵士(Sir John Suckling)的幾句詩：詩曰，「她的唇是紅的，有一片比近下頷的那一片較簿，那一片可像是新近被蜂所螫。」她的臉是鴨蛋式的；右邊有一笑窩，只有極其微微的一笑就露出來。她的下頷誠然是造成她的美貌的一部分；她的下頷雖然略大，其實是難以說或是大或是小。她的臉色還是像蓮花，多過像玫瑰；但是當體操或害羞，增加她的自然的顏色時候，她的臉色變紅，硃砂也比不上。說到那些，我們誠然可以高誦有名的黨博士(Dr. Donne)的詩，說道，「她的清潔的和善於表情(原文作善於辭令。——譯者註)的血，在她的臉上流露(原文作說話。——譯者註)出來，她的構造是很精細的，我們可以幾乎說她的身體是會思想的」她的脖子長，雕琢得很細的：我說到這裏，我若不是怕犯了她的莊重，我就可以很公道的說，很有名的米狄奇氏所藏的女愛神石像(Venus de Medicis)的最高等的美，都不如素斐亞的美。她的脖子很白，白蓮花，象牙，白玉，都比不上那樣白。我們可以臆度最細的葛布因為妒忌她的白胸脯，所以遮蓋住，她的胸脯原比細葛白得多：——光滑到發光，連巴路士(Parian)地方所產的白石的最清潔的光亮，也比不上。

第三回 一隻小鳥

當我們介紹素斐亞進來這部歷史的時候，她正是十八歲。我們已經說過她父親最愛她，比愛任何他人利害得多。妥木宗斯因為要照應他的朋友（就是那管圍場的人），所以來求素斐亞小姐。

阿爾和特同威士托唔雖然脾氣不同，不容十分親密的往來，他們彼此相處却也還像樣，兩家的少年們從孩提時代起就認得；又因他們年紀幾乎相同，常時同在一處玩耍。

妥木的脾氣好熱鬧，小比菲爾的脾氣嚴重肅穆，還是妥木同素斐亞小姐的性情相近：她喜歡妥木，往往很明白流露出來，一個比小比菲爾更會生氣的人，就許表現不高興。

當妥木宗斯很小的時候，曾送一隻小鳥給素斐亞，這是他從鳥巢裏取來的，自己把他養大了，教會他唱。

那時候素斐亞才十三歲，極其喜歡這小鳥，她餵養照應這小鳥，當是一件最要緊的事，同這小鳥玩耍，就是她的極樂的事。她喊這隻小鳥作妥米（Tommy），被她教養得馴熟，從她手裏吃東西，立在她手指上，很滿意的睡在她懷裏，好像是覺得很歡樂；她却用小繩拴住鳥腿，不讓他自由飛走。

有一天阿爾和特與全眷都在威士托唔家裏吃飯，小比菲爾同素斐亞在花園，看見她那樣極其喜歡那小鳥，他就求她把鳥放在他手上一會子。素斐亞立即答應他的要求，先告訴他小心隄防才把鳥交給他；誰知他一得了鳥，就解了繩子，把鳥拋在空中。

這隻傻小鳥，一曉得自己得了自由，就忘記了他所得自素斐亞的全數恩惠，就飛走了，立在較遠的一枝樹枝上。

素斐亞看見她的鳥飛了，就大喊，那時候安木立在不遠，立刻跑過來幫助她。

他一聽見是小鳥飛了，就大罵比菲爾，罵他是一個可鄙的，心懷不良的惡棍；於是立刻脫了長衣，爬上樹捉鳥。

安木幾乎把鳥捉到手，不料鳥所立的樹枝斷了，恰好樹枝正在一條溝上，安木就栽在溝裏。

現在素斐亞所牽掛的不在鳥而在安木，她恐怕安木有危險，大聲叫喊，聲音比前大十倍；小比菲爾也出盡全力叫喊，幫助她喊。

〔幸而水淺，安木無恙登岸。阿爾和特問比菲爾，比菲爾說了一番言之成理的話自辯，阿爾和特不以爲然，對他說道，假使他是他的兒子，他必定好好的打他一頓屁股。——譯者註〕